

联邦德国老年人迁移研究评述

Ruth Rohr-Zänker

过去三十年来,老年人迁移已经成为许多工业化国家区域人口变化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英美等国,地理学家对老年人迁移已有大量研究,但对老年人迁移及其迁出地和迁入地人口结构产生的社会、统计方面的影响的研究,在其他工业化国家总的来看尚未见报道。本文即尝试为这样一个国家——联邦德国填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其目的有三重:评述有关老年人迁移研究;探讨联邦德国的研究现状;讨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西德为何落后于其他国家。

一、老年人口迁移研究的现状比较 当老年人迁移对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变化产生明显作用时,在美国和英国,“为揭示老年人迁移类型人们作了大量努力,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迁移的地理类型及其有关人口变化;迁移决策过程;迁移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影响。

虽然老年年龄段人口是最不活动的,但是过去几十年来,在这个开始退休的年龄段中,进行迁移的人口数量越来越多,占迁移的比例越来越大,此即所谓退休迁移。1975~1980年,美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中,4.6%参与了州间迁移,且八十年代以来,尚无迹象表明这一比例的下降。英国超过退休年龄人口中,约10%进行郡间迁移。就州间老年人迁移流向而言,美国与全国人口迁移方向一致,即从北部和东北部移向南部和西部。进一步观察发现其中也有一定的差异:到1980年,老年人传统的退休迁入地——阳光地带(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和亚利桑那)要加进新出现在东南部、南部和西南部另外的州,如南北卡罗来纳、内华达和新墨西哥州,其结果造成美国退休区域的地理扩张。美国南部和东南部州的退休者来自于北部和东北部,而加利福尼亚、西南部州的退休者则主要来自中央州和西部自身的遗留。除了这些“全国性”的迁入地,还有“区域性”的迁入地,如阿肯色、华盛顿、俄勒冈、新泽西和得克萨斯等地。这些地区对老年人较短距离的迁移有更为特别的吸引力。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居主导地位的“寒霜地带——阳光地带”的人口迁移类型具有“迁出地广泛”而“迁入地集中”的流动特征,但现在其主导地位已经动摇,特别是由于新的退休区域在寒霜地带的州大量出现以后,从邻近地区吸引来了老年人。英国老年人迁移随着其人数增加也经历了变化:就迁入地而言,初期由大城市高度集中流向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无工业沿海地区类型已失去其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很大比例的老年人迁向大量条件较好的内陆地区。

因为老年人和年轻人迁移的促动因素不同,因此其迁移地理类型也有差异。对大多数老年人迁移来说,在引起区域迁移的因素中,个人生活、环境等条件比就业机会,考虑劳动市

市舒适性与脱离其它产业工人集中地区相结合。

在此分析基础上,预见有关近期汽车制造厂区位的变动。最可能的厂址将是中西部重要都市地区周围50英里半径内目前仍没有集中汽车工业的地区。对做为整体的中西部而言,美国和日本汽车制造商近期的区位决策就是明证。就汽车工业而言,全国市场的中心点是宝贵的财富,它是中西部地区日益增强的经济竞争的区位基础。

宋开源译自《The Geographical Review》,1986年第3期

场等经济原因更为重要。我们毫不惊奇对诸如收入、教育水平的要求、劳动参与率、工作补缺率等多种条件和老年人迁移率的联系相对较弱,而对环境条件(气候)、居住的舒适、医疗服务、个人照顾的要求、人际关系等生活质量的考虑和老年人迁移率有更多的联系。年轻人和老年人迁移还有一个明显差异(至少在美国如此),即距离重要性的不同。老年人迁移限制因素少于年轻人,因为他们对迁入地的选择依赖于舒适(气候是一重要因素)或亲属之所在,与劳动力迁移相比,他们可供选择的地区较少,结果他们更可能进行长距离迁移。

老年人迁移研究不仅强调和年轻人比较,而且也强调迁移者和非迁移者间差异的比较。老年人迁移者与非迁移者有几点不同:迁移者多为收入和教育水准较高的阶层,多为白人和身体健康者,多为夫妇而非单身。一些研究证明,存在夫妇共同迁移的“理想模式”,其迁移在退休后大多数指向娱乐地区,尤其是南部地区。

老年人这种迁移偏好的结果自然是他们集中于特定地区,出现大量退休区域。这种区域美国主要在佛罗里达、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英国在南部沿海较小范围内。尽管老年人迁移的相对数量少,但老年人对迁入地的选择使其对区域人口的迁移仍产生重要影响。退休地区年龄结构的变化,必然对地区经济、社会服务的提供、住房等发生影响,最终波及这些地方的财政。但到目前为止,从本质上和最终效果上对老年人增长影响所在地区的研究还很少。

西德老年人迁移的研究状况和英美情形相反,老年人的区域迁移在西德并非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因此,与英美相比,有关老年人迁移和空间分布的文章在西德相当少,已有的国内人口研究多集中在出生率、死亡率和外国工人的迁入等问题上。而只要西德的人口继续下降,只要其保持较低的区域迁移率,这种状况就难以改变。

西德人口整体迁移的空间类型研究不仅数量比较少,而且忽视了老年人。一方面,迁移研究在西德大多集中于郊区化过程和劳动力迁移,特别是外来工人的迁移;另一方面,老年医学的研究集中于日趋暮年的老人之社会、心理内容,而不在老年人的空间行为上。目前,西德只发表一项关于老年人口的区域迁移综合研究,而那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老年人迁移研究在西德有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可靠的官方数据。

二、联邦德国的统计类型和迁移类型 为认清西德老年人迁移的由来,有必要对其人口动态变化的地理迁移类型作简要回顾。西德国内最近人口变化有两个突出特征:增长率的极大减小和迁移的极低水平。

直到六十年代末,战后的西德人口才由于高出生率和前德国东部地区以及民主德国迁入者的到来迅速增长,1961年柏林墙建立后,来自东部的政治性迁移停止了,但此时西德吸引了来自南欧和土耳其的工人。终于,西德人口增长在七十年代结束了,并从那时起持续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较低的出生率,其出生率从1970年的7.48‰降到1980年的5.40‰,加之在1974—1975年的经济衰退后,外籍工人的迁入几乎停止,到八十年代以来大量外籍工人离开西德。基于高失业率(8—9%),1982年执政的联邦政府采取了一项政策,促使外籍工人重返其祖国,而这些外国人的高出生率(1975年为11.02‰)曾阻止过西德更多的人口减少(见表1)。随着西德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如同其他工业国家一样,人口明显老化(表2)。1980年,美国65岁以上人口占11.3%,而联邦德国为15.5%。预测表明,西德老年人口将占更大比例,到2000年,60岁以上人口比例(1985年为20.5%)将达到22—24%,到2030年,现在大量出生的婴儿也将达到退休年龄,所以,这一比例将高达33—37%。

战后西德的迁移类型与其统计变化相似。从历史上看可以划分出迁移的三个阶段:

1. 1939—1946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城市丧失了20%以上的人口,五十年代恢复建设

表 1

1970 ~ 1985 联邦德国人口发展

年份	总 人 口		西 德 人		外 国 人	
	数量(1000)	增长率(%)	数量(1000)	增长率(%)	数量(1000)	增长率(%)
1970	60651	1.0*	57674	0.9*	2977	2.5*
1975	61829	1.9	57739	0.1	4090	37.1
1980	61566	-0.4	57113	-1.1	4453	8.9
1985	61024	-0.9	56615	-0.8	4379	-1.7

* 增长率以1969年作基数

表 2

1970 ~ 1985 联邦德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年份	60岁以上	65岁以上		
	总比(%)	总比(%)	西德人(%)	外国人(%)
1970	19.3	13.2	n.i.*	n.i.*
1975	20.1	14.6	15.3	1.8
1980	19.4	15.5	16.4	2.1
1985	20.5	15.0	15.9	2.5

* 无资料

表 3

1978 ~ 1979 不同年龄段人口在典型地理区的净迁移率*

每 1000 人净迁移率						
(1)	(2)	(3)	(4)	(5)	(6)	(7)
年 龄 段	大城市*	郊 区	(2)和(3)周围乡村	中等城市	(5)周围的乡村	边缘乡村
总 计	-4.27	2.14	6.37	-4.28	1.55	0.64
<18岁	-6.54	1.74	6.83	-7.98	2.54	1.71
18—<25岁	17.87	-6.58	-8.20	36.67	-10.42	-17.51
25—<30岁	-9.65	11.47	17.38	-29.75	2.70	3.89
30—<50岁	-7.77	3.86	9.45	-12.91	3.57	3.34
50—<65岁	-5.92	0.69	5.24	-4.13	3.62	3.71
65岁以上	-5.03	2.51	5.79	-3.41	2.31	2.34

* 迁移限于县级

时期, 迁移类型和大多数工业化社会的类型相似: 人们的迁移指向城市, 城市具有高的正向净迁移率。但直到1960年以后, 西德城市人口的比例才达到1939年31%的水平。

2. 六十年代后, 劳动力迁移和城市中心化过程开始减慢, 随之而来的是郊区化过程。在开始的两个阶段, 据统计, 县间迁移量为2.9~3.7百万, 亦即每年约6%的人口发生迁移变化, 州级迁移量为80万~1百万/年, 迁移率约是1.8%。

3. 第三阶段区域迁移减少, 七十年代县级迁移率下降到不足5%, 州级迁移率下降到近1.3%, 到1985年, 州级迁移率进一步下降到1.05%, 与此同时, 郊区化过程也减慢了。总的来看, 地区间的迁移在过去15年中下降了约30%。当然, 除了州间迁移, 这些数字夸大了迁移率的下降, 因为七十年代一项综合性的行政改革已经大量地改变了行政界线, 减少了县和地

区数量。但是,总的趋势是正确的。

目前,西德的区域迁移水平仍低,且很少影响到人口分布,同时,也没有形成居主导地位长距离迁移流动格局。尽管在区域迁移方向上历来存在差异(北~南,乡村~城市),尽管一些工业区由于重工业减少受到影响而导致人口外迁,但其净迁移率仍比较低。同时,大多数迁移只是短距离的,1970年,县级迁移中60%的迁移不超过50km。

三、老年人迁移 1. 迁移结果——统计上的变化 西德内部人口迁移虽然对人口分布的影响较小,但因为迁移的年龄选择性,它对区域人口的年龄构成有影响(见表3)。如在美国,老年人空间集聚主要是受年轻人迁移的影响,区域内老年人比例高于平均数主要是年轻居民外迁的结果。老龄化人口比例高的适宜地区是乡村地区;因为工作或教育,年轻人倾向外迁的城市群边缘地区;因为住房关系年轻人倾向外迁的城市中心地区。以最大城市汉堡为例,65岁以上人口1981年占19%,这几乎高于西德平均数5%。就老年人集中程度而言,突出的是西柏林,1980年65岁以上人口占22.1%(1980年西德平均数为15.5%)。一方面,这一城市的政治状况、内陆特点、经济的闭塞等导致了中年人口的持续高外迁率;另一方面,西柏林作为教育和文化活动中心从全国又吸引了一些年轻人,加之它有大量外国工人及其家属(1987年占人口的11%),否则其年龄结构和老年人占人口的最终比例将会与全国平均状况偏差更多。

在联邦德国,最活跃的年龄在18~30岁之间,尽管他们只有总人口的24%,但他们在所有区域迁移人口中多达60%。总的看,年轻人迁移的迁入地是工作和教育有多样选择可能的城市区,如杜塞尔多夫—科隆—法兰克福—曼海姆—斯图加特—慕尼黑一线城市带。人口、工业高度密集的都市地区的老年人迁移率可通过高的负向净迁移率表示出,如鲁尔区、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柏林和斯图加特等地。大体而言,城市尺度被证明是老年人迁移的最重要推动因素;老年人口的迁移类型,除了向乡村的较强流动外,与整个国内趋向有很大不同(见表3);区域内部迁移方向也有清楚的年龄特征:年轻人趋向于比其迁出地更大的地点,而老年人则相反。

2. 迁移率 1960~1970年,老年人迁移率有明显增加。这十年中,区域间老年人迁移增长了45%,1966到1971年,县级老年人迁移从3.5%上升到4.5%。七十年代以来,与美国相反,区域老年人迁移相对稳定,每年州级65岁以上老年人的迁移率为4—5%。综观美国和西德的差异,尝试解释西德这种稳定性不能集中在迁移率为何没有增加,而应当集中于为什么没有下降以影响总的迁移率。在总体迁移中,老年人迁移的下降通常是用参加迁移的迁移者之社会特点及其迁移动机来解释。七十年代中期的经济衰退对老年人迁移未产生严重影响,还有,舒适而非就业对老年人很重要,所以,老年人口依赖劳力市场较小,一些研究人员甚至提出退休和迁移率的关系为随退休人员增加迁移率也增加,但由于这些结论是根据很少样本分析,或仅是在所选区域得出的,所以,我们不能过分简单地从中推论。

联邦德国的气候差异小,除了国际性迁移外,逃避寒冷气候的迁移不是区位重选的主要原因。过去20年来季节性的移向南欧已成为越来越普遍的趋向,但这很少导致西德老年人永久性的重新安家,因为那将意味着离开祖国并需克服文化、语言障碍,很少老年人愿意接受这种巨大变化。1984年,共有1241名,65岁以上西德人迁到国外,这占西德人口外迁量的13.5%,而外国人占剩余的86.5%。对50~64岁的人,外迁者中外国人更为惊人地占主导地位,高达92.7%。因此,西德人口的外迁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退休后重返祖国的外籍工人加以解释。

3. 距离和迁入地 西德老年人迁移为较短距离迁移,大多数从迁出地移到都市近郊。1976

年, Koch根据七十年代初的数字得出结论: 每个工业城市群都有其特殊迁入区, 例如, 邻近城市核心100至150英里的乡村地区, 其迁入者在年龄结构上, 仅部分老年人。西德有吸引全国各地老年人能力的地区很少, 这种地区历来被认为是黑林区、南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区、北部有勃兰登堡——荷尔斯泰因和下萨克森的沿海地区。这一趋向如Friedrich和Koch 1988年所指出的一直未有太大变化。在1980年, 联邦德国10个州的老年人迁移流向显然由州内迁移主宰, 同时, 大多数老年人州间迁移是邻近州间的中距离迁移, 只有三个最大的州(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北莱茵——威斯特法伦)表现出非邻近州间的大量交流, 表现以长距离为目标的迁移。

4. 促动因素 西德有关老年人迁移的特点、动因、愿望的详细资料因缺乏调查而非常有限。为解释为何一些地方吸引老年迁移者, Koch分析了1970到1971年所有具有高的正向老年人迁移率的区域、总计542个地区(县、市、镇), 选出了26个县和9个镇(65岁以上人口净迁入率均为大于0.2%者)。其中7个为老年人提供了疗养所等特别条件, 9个是城市群的边缘效应显著地区, 其老年人的迁入是邻近中心地区的短距离迁移结果; 剩余的19个县是人口密度和工作机会都低, 但旅游发达的地区。与建立在城市聚集区的县相比, 这些县提供了良好的公交系统、医疗服务和住房。Koch从他的研究中得出结论: 这些老年人的迁移是为避开城市紧张的环境; 吸引他们的地区是能为其提供所需基础设施以保持其当时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的地区; 是那些具有城乡共同生活优势的地区。但由于有关动因的研究总的来说是依赖于数据进行的推断而不是调查, 所以, 争论的问题就是那些推论能否被广泛接受。就一再争议的老年人迁移是否是为了避免市区中心的环境压力而迁移, Franzd在1984年指出: 从城市向乡村的迁移更可能是由于郊区的原因, 因这些地方环境压力相对较小。总之, 影响迁移决策的社会因素, 无论是高犯罪率、恶化的邻里关系, 还是种族紧张均未进行过深入调查。

5. 对迁入地的影响 老年人的高迁入改变了迁入地的人口统计构成, 这些变化促使地方经济和公共服务部门发展, 反过来, 也给这些地区造成财政问题。与美国相反, 西德吸引老年人的地方没有因为老年人集聚而产生大的不良问题, 再有, 我们应清楚西德老年人迁移的低水平及其经济特点。即使是老年人经常迁往的地区, 他们也不占主要地位, 或能极大地改变地区年龄构成。同时, 这些地区老年人迁移者也往往不对大众商品供应、地区财政对其负担提出特别要求。另外, 一些老年人迁入旅游中心使这些地区的老年和年轻旅游者之间存在一种潜在冲突, 这些地区中大多数历来为旅游者提供宁静而有益于健康的环境。由于形成这样的地区是对老年人的吸引而非年轻人, 所以, 如果希望增加对年轻迁移者的吸引力, 就得改变这种状况。

四、讨论 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反, 西德老年人迁移相对稳定。1980年, 65岁以上老年人州级迁移率是1—5%, 而美国是它的二倍, 即1980—81年州级迁移率为11%。伴随退休, 联邦德国迁移率并未急剧上升, 也很少出现退休地区。但有些老年人集中的地方: 中心城市和城市中心与乡村的过渡带。这些地区主要是年轻人外迁的结果而非老年人的迁入, 同时, 甚至就是这些非老年人迁移造成的年龄结构变化最近几年也几乎没什么变化了。

对西德低迁移率的解释部分是实际的, 部分是推断。与美国相反, 西德的区域不均匀性较小, 人口和工业密度却几乎到处都高, 同时, 气候变化也极小, 因而美国长距离迁移的一些原因不适用于西德。不过, 和西德类似的其他较小欧洲国家(如英国、比利时)内部迁移率却较高, 因此, 西德较低的迁移率一定存在其他原因。一般来说, 一个特殊区域内的西德人, 特别是老年人, 个人与文化的联系似乎很强且持久, 这种区位惯性在全社会中起了强烈

疾病制图

Andrew Cliff, Peter Haggett

摘要 至少两个世纪以来,医生和地理学家就对疾病制图发生了兴趣。其成果业已用来研究某些全球性传染病的历史及其蔓延。现今,这种地图在流行病学中起着重要作用。由于分布上显示着明显的地区集中性,表明某些疾病受到地理位置影响。

疾病地图源远流长,并具有现实意义。最早的疾病地图中,至为突出的是那些反映1798年黄热病分布的地图。但是,这些地图表示的是早期“瘟疫沼泽和其它险恶的医疗环境”,其内容就象战场上的包扎所位置那样丰富多采。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霍乱从印度传播到亚欧大陆和北美大陆,从而产生大量表示霍乱蔓延的路线、时间及流行地区的地图。

但是,这种地图对于流行病学研究,一般来说是次要的,但有时则是主要的。因此,尽管格拉斯哥皇家医院资历较深的医生罗伯特·佩里,在一份图文并茂的关于1832年主要影响该城市的流行性感传播的报告中,就承认Gartnavel精神病院的所有患者都是从事印刷业和印染业的。不管怎样,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这种图就已经开始用于实验医学中提出病因假说的探索了。因而,有人把J.F. Malgain所作的反映法国(1839年)军队中患疟病的新兵原籍分布图分别与橄榄油消费水平地区分布图和主要饮用苹果酒的地区分布图(这是当时人们对高疟率病因的两种流行看法)进行了评价性比较,然后又把地区界线如实地加注在疟病分布图上,其结果使J.F. Malgain不得不放弃以前的看法。

最著名的医学地图与1854年出现在伦敦Soho金色广场区的霍乱突发流行有关。在当时只有女王维多利亚的医生约翰·斯诺(John Snow)深信霍乱是一种如现今所认识到的水源性疾病。斯诺通过绘制霍乱死亡者分布与该区居民汲取饮用水的街道抽水机的距离关系图,来证实他的理论。

斯诺猜测此种流行病的病源是布洛特(Broad)街抽水机抽出被污染的水。图1是他用状
~~~~~  
的内向化作用,例如,工作变换发生率,既是地理迁移率的振动器,也是地理迁移的结果,在西德除部分职业外几乎不存在。和美国相比,其情形相差甚远。

老年人迁移为何在最近的将来也不可能发生增长,还有一个原因是:典型的老年人迁移是富裕者和夫妇双方进行的活动,而西德极少老年人符合这种类型。因为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西德单身低收入的老年妇女比例相当高,1982年,65岁以上老年人中几乎2/3是妇女,在以后一段时间这一比例将更大。当然,长远来看这一特殊现象将消失。

老年人迁移在西德尚非重要社会问题,过去它几乎没吸引任何研究,现在这方面的研究明显缺乏通过地理探讨其分布、发展的有关知识,缺乏理解老年人迁移行为的有关知识,季节性、暂时性的迁移是又一被忽视的问题。随着西德老年人口的不断增长,其迁移将不断引起人们的注意,当然也很难预测这种重视能否转化为对迁移研究的兴趣。除非老年人迁移增长进而对迁入(出)地产生明显社会经济影响,否则,它就不可能象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成为人们的兴趣中心。

赵乐晨译自《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 13 No. 2 1989